

这些年，谁还不是个“锦鲤”了

记者 肖方元



“锦鲤”一词，原是指观赏鱼类的一种，现在网上却成了一个被疯狂使用的网络流行词，指运气好。不仅有“转发锦鲤”的梗，去年更因淘宝“中国锦鲤”而再度爆红。这么多年了，谁还没当过一次锦鲤？2019新年伊始，不妨来说说身边的“锦鲤”吧。

老妈是不是有锦鲤体质

“要说我家的‘锦鲤’，大概就是我妈了。”35岁的市民丁女士笑着说，小时候和爸妈到体育场参加彩票抽奖的经历，她现在还留有印象。

“那时还没有‘锦鲤’一说，也不像现在街上有彩票站，是集中一两天在体育场附近卖刮卡彩票。”丁女士回忆道，前去买彩票的人非常多，像赶集似的，彩票就放在一个个长方形的塑料盒子里，2元一张。彩票刮出的图案并不是数字或文字，而是各种动物，如特等奖是马、一等奖是猴等。当时她在上小学，跟着爸妈去玩，看大人刮了卡兴奋地握拳，或失望地丢掉。出于好奇，她也刮着玩了张，可惜没有中。一家三口，数妈妈的手气最好，共中了900元。“这中奖纪录在我们家到现在还无人能破呢。有时我妈见老爸买彩票，还会把这事拿出来摆一摆。”

“还有以前的饮料瓶盖上不是常有‘再来一瓶’吗？我从来都是‘谢谢惠顾’，我妈就中过‘再来一瓶’。有几次超市购物抽奖的活动，她也能中些小奖。真要怀疑她是不是有‘锦鲤’体质。”羡慕的同时，丁女士也表示一家人对

抽奖这类事都很淡定，“在人人争做锦鲤的当下，我认为还是努力上进地工作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老伴是我这辈子中的最大的奖”

市民李先生今年66岁，被问及“锦鲤”相关话题时说，他在微信上听别人提过，也看过孙辈在朋友圈中转发锦鲤，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。当记者向他解释后，他想了想说，这辈子他当过一回锦鲤，而老伴就是他中过的最大的奖。

“相亲那时，老伴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不缺追求她的人。我呢，一个傻小伙，经济条件也不行，相比其他追求她的人差远了。没想到，她最后偏偏选了我。这不就是中大奖吗？”李先生说。“我总认为，只要有她在，我的事业、生活就会顺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参加工作之初，我学历不高，高中毕业，老伴建议我参加成人高考，她还和我一起学。我俩后来都考上了大专。家里若有什么事我搞不定，经常和她商量，她帮我出主意，都能顺利解决。”李先生说，老伴操持着家务，照顾一家老小，感恩有她才能有现在的儿孙满堂和幸福的晚年生

活。“从认识她之初到如今迈入花甲之年，我一直觉得她就是她遇到的‘宝’。”

李先生现在偶尔会买彩票，数额不多，每月10元意思一下。每次买回来他会逗逗老伴：“中了大奖，带你游遍全世界。”老伴没有笑他“痴心妄想”，而是应和：“好啊，要是中了奖，第二天就出发！”“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个美好的梦，还是要脚踏实地过日子，这些年我和老伴旅游过不少地方。她其实有点怕坐飞机，出行总会把家里大事小事都和儿子好好交代一遍，就怕旅途中出什么意外。我每次都安慰她，别担心，我是‘宝马’，你是‘金猴’，好着呢！”

牢记假锦鲤的教训

单位年会抽奖中过被套、网购抽奖中过50元话费、参加商场活动中过一台双开门冰箱……这些年下来，63岁的高女士算是中过不少次奖了，但她最难忘的，还是那次当了假锦鲤的经历。

“快给我查一查，看看是怎么回事，是真中奖了吗？”以前，如果看到手机收到中奖短信，高女士一定会很兴奋地打电话

给儿子，让他帮着看看该如何领奖。“儿子说是假的，我还不信，怪他不仔细看。现在不同了，再收到这样的短信，我会淡定地删除。”事情缘于2017年，高女士收到一条说她中了iPhone手机的短信，“我虽然没用过苹果手机，但看网上吹得多，许多年轻人都在用，就认为是个不得了的大奖。当时激动过头，没细想，也没和儿子确认，就拨打了短信上的电话。‘客服’先核对了我的相关信息和家庭住址，说奖品要快递寄来，得先把税款和快递费缴齐了才能寄。我兴冲冲汇了2000元到‘客服’给的账户，等再次打电话催问快递什么时候能寄出时，电话打不通才意识到上当。”

这次受骗的经历给了高女士一个教训：“很多老人看到中奖消息就激动，放松了警惕，结果上了当。遇到这种提示中奖的消息，不能轻信，可以让子女帮忙鉴定。提示汇款或点击链接领奖的一定不要理睬，及时把短信删除。”

难忘拾金不昧的“锦鲤”

市民张女士分享了她遇过“锦鲤”的故事，这位“锦鲤”不是

中了什么大奖，而是让张女士丢失的手机钱包失而复得，一直想感恩的贵人。

事情发生在2018年夏日的的一个晚上，张女士回家突然发现手机、钱包找不到了，疑是骑车途中从衣服口袋里掉出去了。包里有几张银行卡、身份证，2000多元现金，手机里有很多重要的资料。万一被坏人捡到，对她来说是很大的损失。

着急的她赶紧拨打自己的手机，如果提示关机就没有希望了。幸运的是电话接通了，对面询问是不是丢了手机，并约定了归还的时间地点。“拣到我手机钱包的是个年轻妈妈。我手机当时快没电了，她怕手机关机主人着急，就给手机充了电等待失主来电。我掏出500元现金感谢她，她坚决不肯要。这让我心里难安。赶紧到超市买了些水果、牛奶等，拎着几个大袋子敲开了她家的门。她没想到会是我，在我再三坚持下，她才收下了礼物。”张女士说，这位拾金不昧的年轻妈妈就是她遇见的带来好运的“锦鲤”，“我到现在都感谢她。”



我的义工我的团

文/玉石

2018年元月，我终于把跑了五年的“七色花义工团”注册难题解决了。从民政部门拿到批文回头，我第一个给胡姐打电话，兴奋地告诉她咱们终于上了“正式户口”。胡姐和我是在五年前一次敬老院里做义工认识的。她是一家国企的退休会计，我是个作家，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，她从事的数字和我热爱的文字风马牛不相及，但我们热爱公益和传统文化，一有空，两人就去做义工、秀旗袍、织毛线，共同的兴趣爱好让我们形影不离。

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我们的小圈子，渐渐地，我萌生了创办一个女性义工团的念头。我想把我们的资源整合起来，除了做一些助老活动，还

要传承传统文化。我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胡姐的支持，于是分工合作，她去办注册，我招兵买马。我很快号召到了一群孩子在外的“空巢”女中年，她们有的是老师、警察、医生，有的是个体户、家庭主妇。跳舞、朗诵、打太极、茶艺、花道、香文化，每个人都像怀揣绝技的女侠。

自娱自乐的好处是眼界宽阔，敬老院、广场、公园到处都是舞台；蓝天、白云、路人都是观众。随着线上线下读书会的风生水起，义工团“出名”了。不断接到一些单位要求“旗袍秀”“民族舞”的义演。一开始，义工们也都热情高涨，积极配合，时间久了，加之牵涉到时间、精力等原

因，许多人纷纷退出了。胡姐这边跑注册问题也陷入了窘境。原来，民政部门的注册必须要有业务主管盖章方可靠，而文体局、文联、电视台等好几家单位都不愿意接收。

没有单位接收我们就意味着团队没有合法的资格，无法实现自养，更不可能走得远了。参加演出的团员，都是有家有口，有的都是做祖母的人。白天上班、照顾一家老小，晚上风风火火地赶来排练。为了保证每次活动的效果，集中训练的要求比平时更严，一时间每个人生活的弦绷得紧紧的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每次训练结束后，脑子都要转个不停。不仅要回放当天训练的场景，为动作的修改、

微调、变换做着功课，还见缝插针地挑灯夜战，义卖毛线织品作为团队的费用。

都说，三个女人一台戏。女人多了唱大戏。记得2018年中秋茶会，我接到一场旗袍秀演出，排练时，不是你请假就是她请假，我言语一重，大家都不高兴了。我当时气得真想解散，但我毕竟是负责人，把控全局又怎能妄语。于是我用低到尘埃的姿态感化大家，让她们懂得一个真正意义上义工的责任和义务。为了省钱，演出时我把女儿的化妆盒带去，为大家化妆盘头。胡姐更是把小孙女“绑”在儿童椅上，开车到城西的批发市场为大伙买道具……事后，大家看到视频尽情释放的传统之美，又觉得

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2018年下半年，许多姐妹加入毛线编织义卖。戴师傅是团里年龄最大的“织女”。她擅长打元宝针或鱼骨头花型的套头衫，敬老院的老人穿上身，那叫现实版的“这个冬天不太冷”。飘雪是团里的创意编织才女，她钩编的毛线玩偶、毛线耳环发带等饰品，在公益集市上亮闪了无数女性的眼。我身边的“织女”越聚越多，包括一些才初为人母的小年轻。我们把编织的衣物放在网上和微信圈拍卖，所得钱全部捐给贫困家庭。作为团长，我还被残联邀请过去给残疾人教授编织过程。

2019年，我相信我的义工我的团会形成公益新风尚。